



Kyell Chan / Photo: dailym

校友專訪：林津

Page 06



「他者」系列講座

Page 08

破天荒GT沙龍
畢業生分享研究成果

Page 11



MACS退修日

Page 12



周天和牧師追思會

Page 14

「我留下平安 給你們」

關瑞文

本院副院長/教授

早前與一位博士生討論她的論文構思。她深受南韓民眾神學所吸引，尤其當中一組辯證概念：*han* 和 *dan*。她想以這組概念，為香港做處境神學類型的實踐神學。¹聽罷，我很欣賞，但急忙補充：「處境神學，不光是提倡為當下處境做神學，也力求認清，所有神學都是在特定處境裏生成的，並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處境神學。別人的神學，可參考，但不能搬字過紙。」然而，*han* 和 *dan* 的想象框架，的確可為此時此地的神學，提供靈感。

首先，讓我們簡單看看，*han* 和 *dan* 是怎麼一回事。*Han*，翻成漢語，就是「恨」。「恨」所指的，是無語問蒼天之大苦，它是一種從朝鮮/韓國歷史經驗所積澱出來的集體哀怨感。按民眾神學家徐南同²所言，「恨」所指向的苦，不只是個人層面的苦，更加是文化上的、社會結構上、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歷史裏的、存在性的、天意弄人的苦，是一種集體的挫敗感、無力感、委屈感和虛無感。怪不得，不少韓劇，總散發着一種莫名的哀怨，是故美麗背後總有傷感，生死戀總給命運作弄，親情中總埋藏着操縱，就算溫柔的擁抱都總露出暴力的臂彎。這些悲喜劇所承載的濃烈氣氛，經常是催淚的，總讓觀眾情感上下狂飆。也許，這是朝鮮歷史經驗所生成的主體性。

1 實踐神學，大概可分四類，處境神學是其一。參 Simon Shui-Man Kwan, "Practical Theologies in Chinese Speaking Societies—A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actical Theology* 24, no. 2 (October 20, 2020): 308–11; Paul Ballard and John Pritchard, *Practical Theology in Action: Christian Thinking in the Service of Church and Society*, 3rd impr (London: SPCK, 2001), 57–73。

2 Nam-Dong Suh, "Towards a Theology of Han," in *Minjung Theology: People as the Subjects of History*, ed.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Rev. ed (London: Maryknoll, N.Y: Zed; Orbis, 1983), 55–69.

至於 *dan*，翻成漢語，就是「斷」。「斷」與「恨」兩者相生相剋，矛盾而統一，推動着朝鮮歷史的進程。「斷」是一種歷史精神。在個人層面，它呼喚民眾不要自捆於挫敗感、無力感、委屈感和虛無感的「恨」當中，也要割斷因「恨」而生的哀、怨、苦、毒、仇，終止因冤冤相報而生成「由苦繁殖苦」的循環。在社會政治層面，「斷」是民眾氣力的來源，是「恨」的昇華，支撐着民眾為建立正義的社會而奮鬥，為真正的解放而不屈不撓。一些民眾神學家，就以天國垂直介入人間的一剎那，來詮釋「斷」。

「恨」與「斷」的辯證，很有意思。然而，我隨即對學生說：「這終究是韓國人的歷史經驗和文化精神。倘若我們要沿此路做自己的處境神學，我們必須尋問，我們的歷史經驗，究竟積澱出怎麼樣的集體精神，

怎麼樣的辯證昇華。」我們不妨在這裏初探一下。

香港人的集體精神是什麼？從不同角度切入，將得出不同答案。例如，如果從核心價值去談，或許你會說，香港人的集體精神是司法獨立、公平競爭、廉潔、資訊自由。³ 本文則嘗試從情感 (affect) 的角度，探索香港人擁有一個怎麼樣的情感共同主體。我想從「恐懼」這個情感，來分析香港人的主體性。其實，這並不新鮮，已經有好些學者從「恐懼」的文化政治學來討論過香港人主體如何形成。⁴ 包括被譽為代表中央政府聲音的強世功，也早在十多年前，以「恐懼」來描繪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基本民情。⁵ 不過，本文不打算從政治或中港關係角度來進行探索。本文所探問的，是我們的歷史經驗，如何積澱出我們的恐懼主體性 (fearful subjectivity)，⁶ 與及尋問，到底我們的信仰如何

啓發我們去認識相關辯證的另一端，以致我們懂得該向時代宣講什麼訊息。不過，篇幅有限，只能點到即止。

香港人很容易受驚的。例如，一項研究指出，面對新冠疫情，相比內地人，香港人顯得更為恐懼。⁷ 另外，按入境處有關本港居民淨流出口口的數據，從 2020 年 7 月到今年 4 月，大約每 20 人便有一人離開了香港。按不少調查報告，移民的原因，不乏是因為人們對前景失去信心而產生了恐懼。事實上，從 1980 年代至今那四次移民潮，恐懼都是其中主因。莫以為基督徒的心靈比常人平靜。一項於 1989 年前一年收集數據的問卷調查⁸ 發現，雖然基督徒比其他宗教人士更看重心靈平靜，他們對前景的憂慮卻比其他人高。其實，要回憶香港人容易受驚的場面，不難。例如，2003 年 SARS 的歇斯底里、⁹ 2011 年盲搶鹽事

3 這是曾蔭權在不同場合提出的，例如他 2005 年於香港大學第 171 屆學位頒授典禮的演說：見 <https://www4.hku.hk/honggrads/tc/speeches/honorary-degree-of-doctor-of-laws-donald-yam-kuen-tsang-donald-tsang-yam-kuen>, accessed 15/7/2022。

4 李祖喬已在這方面提出了很獨到的論述：李祖喬：「周日話題：逆權恐懼——香港的情感共同體」，《明報》，28/07/2019, <https://bit.ly/2YsN7kt>；Cho-kiu Li,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Fear: The Collective Fear of Communism in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Hong Kong (1967–2018)"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9); Cho-kiu Li, "Raw Fear in Hong Kong,"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11, no. 3 (December 1, 2021): 1045–59。

5 強世功：《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北京：新知三聯，2010），41。Cf.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的 "structure of feeling." 見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28–35。

6 有關歷史與主體生成的關係，David Carr 有很深入的討論。David Carr,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 Press, 1986)。

7 Edmond P H Choi et al.,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a Fear of COVID-19 Scale in China: Cross-Sectional Study," *JMIR Formative Research* 6, no. 3 (2022): e31992。

8 C. Harry Hui, "Religious and Supernaturalistic Beliefs,"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88*, ed. Siu-kai Lau et al.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1991)。

9 歇斯底里是當年 M. McCord 用的形容詞。參 Cecilia Cheng, "To Be Paranoid Is the Standard? Panic Responses to SARS Outbreak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ian Perspective* 28, no. 1 (2004): 83, 85–87。

件、最近公民社會在恐慌中迅速自我解體等。當然，我們也必須留意，這恐懼主體，也可能是媒體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建構而成的。¹⁰

到底香港人恐懼什麼？Ackbar Abbas言簡意賅：我們所懼怕的，是我們剛剛發現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很快便會失去。¹¹這大概是說，香港人其實擁有很多，卻是在患得患失之中擁有，生怕一覺醒來，發現原來南柯一夢。怎麼會這樣？這可被理解為暴發戶症候群。「暴發戶」一語，在本文並無貶義，只是用來刻畫香港人集體心理的一個隱喻。暴發戶固然有很多特徵，例如好名牌、奢侈、忘本之類。但這都不是我所指的。暴發戶一個心理特徵是，富有卻沒有安全感，生怕一夜得來的，一朝失去。或許我們可以從啟發式的角度借用 Hannah Arendt 對暴發戶的分析來幫助我們理解這一現

象。按 Sarah Juliette Sasson 對 Arendt 著作的解讀，在暴發戶 (parvenu) 的皮肉下，其實仍然存在着他那昔日的窮小子 (pariah (賤民)) — 即使暴發戶要努力遺忘自己的出身，也努力向人掩藏自己那不風光的歷史。暴發戶對自己的過高估計往往顯得很瘋狂，這是由於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才能、運氣、天時、地利、人和，來上爬幾級。哪怕是來之不易的微小成功，也必然會使他產生一種幻覺，以為遍地黃金，一切皆有可能，成就會一直螺旋上升。可是，就算是最小的失敗，也會立刻使他回跌到空虛和焦懼中，迫使他繼續陷入對成功最卑賤的崇拜。如此，「暴發戶」與「窮小子」兩個相反的意識經常在同一個身體內往返波動，使這個主體既強且弱，骨髓裏找不到安全感。¹²

然而，以「暴發戶」來理解香港人的主體，真的恰當嗎？篇幅所限，讓我們蜻蜓點水地略說一下香港人身份歷史裏的幾個關鍵片段。打從初小開始，香港人就被教導，香港是中西交流、華洋雜處之地，這是我們的本錢，也是我們的驕傲。真的。歷史學者 John Carroll¹³ 指出，香港人身份的原型，早在香港開埠時已經出現。這個身份原型，就是「買辦」。開埠早期有名的買辦，有盧阿桂、郭松，晚一些的名人有何東。買辦不是香港原創的，其制度始於明末，到十九世紀發展起來。鴉片戰爭後，廣州公行消失，買辦就擔負起中西商人之間的橋梁角色。這些早期買辦，操洋涇濱英語，游走於中西官商之間獲利，在洋人前穿唐裝，對華人則說三兩句「哈佬」「拜拜」「密司脫」。殖民地早期，香港是中西生意交往的據點，於是買辦在香港大派用場，也因而迅速富甲一

10 參 Ming Liu and Jingxue Ma, "The Politics of Fear in Hong Kong Protest Representation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1, no. 1 (2022): 37–59; Wei Shi, "Ten Years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in Post-Umbrella Hong Kong," *Continuum* 33, no. 1 (2019): 105–18. 如果是這樣，也不影響本文的論述，因為從建構主義的視覺去看，媒體所建構的也是香港人主體生成的歷史的一部分。

11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6–7.

12 Sarah Juliette Sasson, *Longing to Belong: The Parvenu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and German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32–38.

13 John M. Carroll, "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the Making of British Hong Kong," in *Hong Kong's History*, ed. Tak-Wing Ngo (London: Routledge, 1999), 13–29; John M. Carroll,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Bourgeois Identity in Colonial Hong Kong,"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39, no. 2 (2005): 146–64;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方。他們也是殖民地政府管治香港華人的關鍵橋梁。他們獲委公職，也大搞救急濟貧機構。雖然他們對殖民政府忠心，也不乏愛國情，甚至後來支持革命事業，兩邊討好。他們內化了大英文化價值，又看不起來自內地的低端人民。¹⁴ 買辦雖然一夜富貴，雖然在商業、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都舉足輕重，也確實有驕人成就，卻是帶着兩幅面具，游走於兩個老闆中間，在夾縫中尋找自我存在價值，也充分意識到，其起伏多少是由環境擺佈。¹⁵ 這個身份原型，具現了暴發戶心理結構。

這個身份原型的歷史傳承與轉化是如何的呢？不少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學者指出，現今我們所體會到的香港意識，是萌芽於 1950 年代，成形於七十年代。¹⁶ 讓我們從香港人口變化說起。1841 年，香港人口少於 8000。到 1900 年代都只有三十多萬。到 1950 年代初，大概二百萬。然而，往後十年之間，人口大增到三百

萬左右。¹⁷ 這是內地難民湧入的年代。於香港人意識誕生之始，香港基本上是個難民社會。不少湧入的難民，本只想借香港作為跳板，逃到別處。可是姻緣際會，結果成為留下來的窮小子。此地本不屬我，如 Richard Hughes 於 1968 年寫下的名句，香港只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¹⁸ 可是，在六七暴動後，殖民政府痛定思痛，大灑金錢發展本地房屋、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公共建設、土地、廉潔運動等等。這不但讓留下來的人開始安居樂業、生兒育女、疏遠政治意識形態，還成為了後來六、七十年代因全球化為香港帶來經濟奇跡的良好基礎。¹⁹ 七十年代十年之間，香港一夜發財，其亞洲四小龍地位奠定下來了，即使期間發生了股災，也沒有給香港經濟帶來致命打擊。1965 年至 1980 年，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 8.6%。到 1987 年，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 8070 美元，高於紐西蘭、西班牙和愛爾蘭，只比英國低約

五分之一。這時的香港，幾乎沒有人失業。消費主義抬頭、物質生活躍升、粵語流行音樂雄霸、本地文化事業蓬勃得可以出口。²⁰ 可是，好景不常，暗湧處處。八十年代中，九七事件蘊釀成信心危機；1989 年所謂「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不少港人怕得決定移民；九七金融風暴，讓人發覺幸福不是必然。往後就不用多談了。到了最近幾年，香港人驚慌失措。七十年代一夜暴發後，留下來的人，始終不得不承認，命運不在我手，始終都是游走於各個老闆中間，在夾縫中尋找自我存在價值，也充分意識到，自身的興衰，多少是由環境擺佈，肉隨砧板上，因為香港要麼是買辦中介，要麼是讓人過橋的跳板，要麼是一扇窗口。恐懼的主體性，從一個半世紀多的歷史經驗積澱出來。Abbas 說對了，我們所懼怕的，是我們剛剛發現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很快便會失去。

倘若「恨」與「斷」是辯證的兩端，那究竟「恐懼」的對立

14 Wing-sang Law, "Decolonisation Deferred: Hong Kong Ident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New Hong Kong*, ed. Wai-man Lam and Luke Coop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4–17.

15 例如，參 Kaori Abe, "Middlemen, Colonial Officials, and Corrup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Government Compradors in Hong Kong, 1840s–1850s," *Modern Asian Studies* 52, no. 5 (September 2018): 1774–1805.

16 例如，David Faure, "Reflections on Being Chinese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942–1997*, ed.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Macmillan; St. Martin's, 1997), 103–4, 115; John D. Young, "The Building Years: Maintaining a China-Hong Kong-Britain Equilibrium, 1950–71," in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ed. Ming K. Chan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131–48.

17 Yuk Wah Chan and Gloria Ko, "From a Refugee Port to a Migration Hub: Hong Kong's Immigration Practices and Hierarchy," in *The Age of Asian Migration: Continuity, Diversity, and Susceptibility*, ed. Yuk Wah Chan, David W. Haines, and Jonathan H. X. Lee (Asi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Asian Diaspora (Conference),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116.

18 Richard Hugh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68).

19 Young, "The Building Years: Maintaining a China-Hong Kong-Britain Equilibrium, 1950–71," 132–33.

20 Ronald Skeldon, "Emig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Pacific Affairs* 63, no. 4 (1990–1991): 501–2. 如想從另外的角度來回憶七十年代，可參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2020）。

辯證端是什麼？我想，應該是「平安」吧。「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 6:14）。不，不是這種假平安。平安 (*shalom*) 在希伯來聖經出現了 397 次，它有多重意思，不少學者仔細研究過。²¹ 平安可指在平靜的生活中個人的康健，也同時帶有政治安全、繁榮和平中的集體福祉之意。平安也經常與立約的聖經神學聯繫在一起，它存在於神和人之間的守約關係中，因此重視正直、真理、公義關係和制度。平安被理解為來自上帝的禮物，是上帝與人同在的祝福，也是終末的期盼。新約中和平 (*eirene*) 之意也相約，即在全面公正的和平中，在與上帝和好下，獲得福祉。

最後，我想指出一個重點，否則容易讓人墮入假平安中。耶穌曾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不像世人所賜的。」（約 14:27）。很感動的，因為這是耶穌受死前的臨別贈言。約翰福音成書時，正值猶太教因為

各種政經理由，為了自保而把基督跟隨者逐出會堂，²² 並宣告，他們已被棄絕於耶和華的救恩門外。這無疑是宣判他們死刑。他們墮入了恐懼。耶穌所賜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賜的，不單只因為這平安是建基在主的應許上，這平安更是透過愛來連結，讓安全感在恐慌時顯得實在——主與我互為內在，弟兄姐妹彼此相愛，同時有聖靈保惠師為証。然而，到 16.12 耶穌卻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按釋經學者，「擔當不了」，是「讓人難以明白」之意，是指耶穌快要上十字架，真的死了卻又復活過來。十字架與復活，是辯證關係的，兩者相生相剋，事情還未發生時，根本無法明白。十字架的恐懼是真實的，復活並沒有勾銷死亡的真實，卻宣告恐懼沒有獲勝。這點非常重要。十字架與復活的辯證關係，告訴我們復活沒有勾銷十字架之苦。相反，十字架意味着三一上帝承擔了痛苦，²³ 並且，上帝和我們一起哭泣，以便我們有一

天能和他一起歡笑。這樣，問題來了！既然平安的臨在並不應許解決讓人恐懼的事情，²⁴ 這會使人對事情冷漠而消極退隱、任由宰割嗎？不會的，至少耶穌的門徒不是這樣。當天門徒的行動，不是因為天真地以為天國可以在人間實現而作的，他們也知道再美麗的現世烏托邦理想永遠都不該被奉為神言，他們卻樂此不疲地做他們看為該做的事情，結果他們那「樂此不疲」就轉化着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徒 17.6）。真的，不管他們做什麼，天國真的始終沒有實現在人間。用 Michel Foucault 的說法，這種「永恆行動」，叫“hyper-and pessimistic activism.”²⁵ 就讓這份屬天的平安化為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吧。就讓耶穌的臨別贈言在恐懼的心靈裏迴蕩：「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不至於跌倒……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在他們做這些事的時候，你們會想起我對你們說過的話」（約 16.1、4）。

21 Van der Walk 透過解釋兩書卷對 *shalom* 的用法，濃縮概括：Chris van der Walt, “Pea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War but the Presence of a Relationship Founded by God—שְׁלוֹמִי (Shalom) in Isaiah and Micah,” *In Die Skriflig/ In Luce Verbi* 55, no. 2 (2021), <https://doi.org/10.4102/ids.v55i2.2728>。

22 以 *aposthagōgos*（趕出會堂）來理解約翰福音的學者不少，包括 J. Louis Martyn, Raymond E. Brown, C. K. Barrett, Andrew T. Lincoln, John S. Kloppenborg 等等。

23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Play*, trans. Reinhard Ulri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77.

24 事實上，不少問題是沒有可行的解決方案的，有時方案甚至反而會強化了問題本身。

25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30–31.



「潛水」牧師

林津 ('95 MDiv)



林津感恩自己能帶領家中妹妹和婆婆信主。

林津牧師，1995年神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畢業，2002年按立，現任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主任牧師和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主任，同時擔任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

電腦程式員？酒店從業員？教師？牧師？

自小學和中學就讀天主教學校的林津，在學期間聽了不少聖經故事，初中曾打算洗禮，卻因時間不合而沒有趕上慕道班。後來，他前往美國升學時參與了當地接待留學生的華人教會，認識了不少弟兄姊妹。一年後，他洗禮，正式加入教會，成為家中首位信耶穌的成員。本科攻讀電腦系的他，就讀兩年後轉為酒店和餐飲管理學系；大學期間，在前往退修會的途中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車禍。意外後，他一個人躺在路邊等候救援時，腦海浮現過去的片段，突然有種萬事皆虛空的念頭。痊癒後，他變得更感性，做事更用心，看事物也有了全新的角度，更萌生牧職的可能。

1989年的夏天，林津大學畢業後回港，正準備大展拳腳之際，遇上酒店業低迷，因曾副修數學，在教會亦有不少事奉崗位，獲一所基督教學校聘請為數學老師。「那時候挺開心的，任教中學的宗教氣氛濃厚，老師們都是基督徒。上課以外的時間，例如：小息、午膳和放學時間師生皆會開祈禱會或查經班，我的感覺就像是半個傳道人。」自從美國回港後，他加入了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恆常參與教會的服侍，並於每日放學後，回教會查經和參加團契活動；在預備查經並進行資料搜集的過程中，他更發現神學家的看法常常和自己產生共鳴，令他對神學更感興趣；他又帶領家中兩個親妹妹、外婆和很多學生信主，故此，他更確認上主對他的呼召，終決定於1992年進入崇基神學院，接受正式的神學訓練。

讀神學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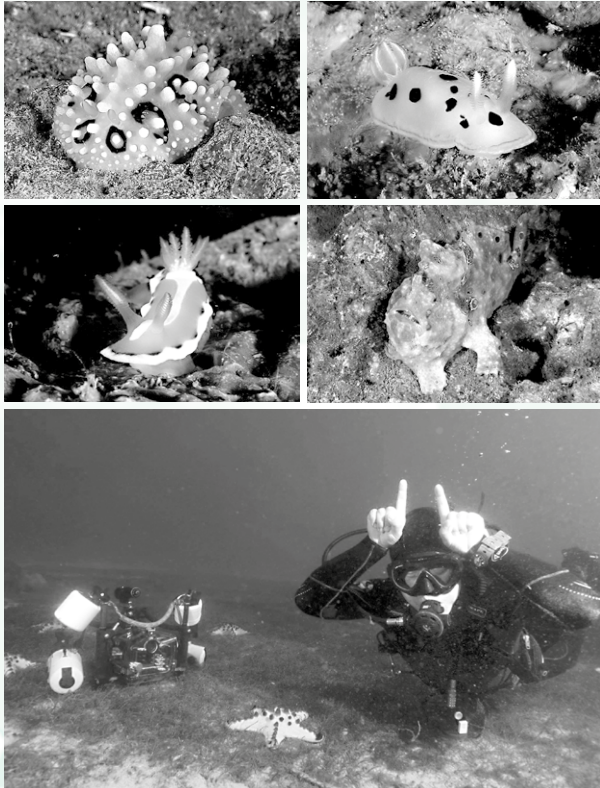
已婚的他讀神學後並沒有住在神學樓宿舍內，跟太太和愛犬居住在中大旁邊的赤泥坪村屋，但只要同學一有活動，無論是談天也好，橋牌也好，他必定幾分鐘內出現。「每星期，我都會隨陳佐才法政牧師去游泳，他還會請我們吃早餐。」自言不是讀書人的林津如數家珍，聲稱同學中有不少「猛人」，包括：葉菁華、關瑞文、龐熙榮、彭淑芬、龍雁玲、周惠賢、王家輝、楊國強、范晉豪和池嘉邦等等。「因為他們的緣故，我努力也是徒然，因為A都給他們取走了，我拿B也心滿意足了。」每當遇到信仰上的新思維和新挑戰，神學生們都一同分享和交流。事隔多年，他笑言腦海中只剩下和同學吃喝玩樂的記憶。他感恩自己在一所開放和多元的神學院畢業，並把在在神學哲學和宗教課堂內容都轉化成牧養招式了。「在崇基學習的大公精神使我懂得如何尊重教會中各種不同的聲音。」

會長風格

擔任會長一職前，林津曾任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部部長及聯區長；成為會長後，除了堂會的牧養，還須兼顧總議會的各項事工。他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成長和服侍，過去二十多年有機會在不同崗位服侍，有更全面的視野，面對不同的挑戰，也容讓他在不同範疇探索。他曾負責過印傭事工，因深感到在印尼宣教並不容易，故把握機會，透過舉辦興趣班、嘉年華會和探訪活動等，和她們分享信仰，雖然暫時回來參與教會崇拜的印尼傭工不多，但也很感恩能夠服事她們。「但我在崇基或教會的領受是，數目並不是最重要的，把福音播在她們心田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每逢星期一，林津例必「潛水」，陸地上較難發現其踪影。



「作為會長，我並沒有特別的風格。我希望多聆聽會友的意見，了解弟兄姊妹更多，一同完成大家的計劃。」林津希望領導教友邁向前行時，能先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在合一基礎上，共同商討方向並攜手同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屬下有不同堂會，林津認為各堂既可以集中資源共同發展事工，也可以在自己所處的堂會地點中，發揮自己的優勢，總議會和各堂會就繼續互相合作，發揮最大的服侍果效。

「電眼」牧師

從小就很喜歡到沙灘，也能夠暢遊海底世界的林津，原來並不擅長游泳。「我自小就懂得游泳，但奇怪自己總游得不好，即使費盡力氣也不見速度有所增加。原來自己的身體密度高，即使放鬆，最後還是很容易沉到水底去。游泳會較吃力，但對於潛水來說，卻非常適合。」潛水時，很多人要負鉛才能沉到水底。「人家要背十磅，我只須背五磅便能沉下水底了，輕鬆得多。」一直以來都希望學習潛水的林津牧師曾因大部分課程都設在星期六、日，和教會活動時間不合，只好打消念頭。直至2005年，他認識了一位潛水教練，願意在他休假的日子教他潛水，令他夢想成真。自此以後，若非學校開學禮或退修會等活動，他週一定必「潛水」。

海底世界異常精彩，令林津感到奇妙、滿足和壓力全消。「在水裏面，人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可暫時放下俗務。」他喜歡海底的一切，最喜愛的是海蛞蝓，一談到這生物，他低沉的聲調和語速也不自覺地提高。「海蛞蝓有大有小，長度都是以毫米計。首先，你要熟習牠們的生長環境，你才能看得見牠們。潛到海底時，你會看

見不同的石頭、珊瑚和藻類，令人感到非常雀躍。參與潛水這種運動前，我是完全沒有聽過海蛞蝓的名字。」漸漸地，他發現原來海底有着各種各樣的海蛞蝓，於是把牠們一一拍下來。他總是能發現同行朋友未能發現的海底生物，故此他獲得了一個「電眼」的綽號，他更還拍下了一些漁護署資料庫上也未有記錄的生物，並把自己的珍藏相片與署方分享，以作比對及儲存。

潛水運動不但為他帶來一星期一次的水底漫遊，更令林津認識了一群愛好潛水的非教內人士。他在 Facebook 開設了「星期一潛水會」群組，至今有十多年歷史，共有約四、五百人加入，每次活動都吸引了不少愛好者參加。無心插柳的他沒有想過自己牧師的身份也吸引了不少人參加教會聚會，可謂是意外收穫。

自設爬蟲館

林牧師雖然喜歡小動物，但小時候家中租住公共房屋無法飼養，只好每逢旅行時，到各地的動物園去探望動物。大學畢業結婚後，他和太太建立了小天地，就開始在住處飼養各種爬蟲類動物。「那年，我還居住在九龍，一天放學，有人按門鈴告訴我們外面有隻『巴西龜』，但不知牠的『龜』宿，最後，我們把牠收養了，直到現在差不多有30年了；池嘉邦牧師是我的神學院同學，受他的影響，我養了四條蟒蛇、三至四隻樹蛙，還有一些蜥蜴和蠍蟻。養着養着，就堆滿了全屋。牠們的壽命都不長，樹蛙、蜥蜴也都只有幾年壽命，現只剩下一條養了大概20年的蟒蛇了。」

他笑言自己很喜歡動物，太太只好愛屋及烏。除了爬蟲類動物，林家更養了一隻65公斤的巨型高加索犬，替牠取名為Mike。「下班時比較累，但是一回家，他便會跑過來，搖頭擺尾地歡迎你，一瞬間壓力全消。」身為會長，林津責任不輕，曾因為壓力而患上胃病的他，現有愛犬和各爬蟲的陪伴，已找到減壓的良方，每逢週一的潛水，他更視為休息、重新得力以事奉上主的途徑。

最近，有不少弟兄姊妹移民，堂會或遇上同工流失的問題，林牧師坦言自己曾經歷過九七年的移民潮，所以面對今天有信徒離開表示理解。他同時認為現今因交通和資訊發達，流動性比以前大，即使大家天各一方，關係也不會受太大影響。他深信未來若能加強大家在網絡上的連繫，保持溝通，相信教友關係依然親密，也能彼此關心；有朝一日，若弟兄姊妹回流香港，良好的關係有助教牧繼續牧養工作；林牧師表示：「留港或離港都是各人的選擇，希望大家能彼此祝福和支持。」



太太愛屋及烏，與林津共同照顧家中各種小動物。

(訪問、撰稿：李廣平)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消息

【「他者」 Other-wise】系列講座

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合辦，本院協辦的【「他者」Other-wise】系列講座於6月27日正式開課，首講共有60位參加者。課程目的是透過六次講座，讓參加者認識不同理論進路對「他者」的理解，以叩問實踐願景中的前設，擴闊對普世合一的想像，豐富實踐反省的資源。以下是六講的報導：

第一講：批判理論中的「他者」

首講「批判理論中的『他者』」的講員為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師駱穎佳博士。駱博士透過鮑曼 (Zygmunt Bauman) 的著作《太屠殺的啟示》，從猶太人被屠殺和難民這群被視為「陌生人」/「廢人」的處境來探討「他者」的概念；他簡單介紹列維那斯 (Emmanuel Levinas) 的背景，並列維那斯認為西方哲學對「本體」進行論述、分類、標籤、一元化，最終「客體」或「他者」被操控、被剝奪權利、被普遍化的看法，繼而提出其倫理學中的身體性及情動性，指出他者受苦面容帶來的苦感打動主體，令主體為他者的生命犧牲，負上公義和愛的無盡責任；駱博士也介紹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哀悼倫理學，當中提出人需要更多「與」及「為」受苦他者哀悼的公共空間，以透過身體同在、言語、音樂及想像的物質性的情感空間，讓大家彼此哀憫及照顧，聆聽和回應他者，把社會公義的情感展現出來，而在這過程中，令本體被轉化及改變；講員也講及法國哲學家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所提出的情感的藥理學批判 (pharmacological critique)，提到情感在消費社會和資本主義文化中如何被轉化成謀利或政治目的，也指出如何使流通的情感來形成情感共同體，共享美好的願景，促進本體和客體的情感流動，達致生命的圓滿。最後，駱博士提出情感流動有多種可能性，例如透過另類學堂、藝術創作聚會和發展本土經濟等等都可以成為情感流動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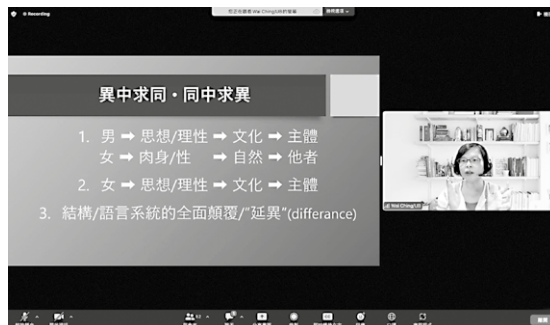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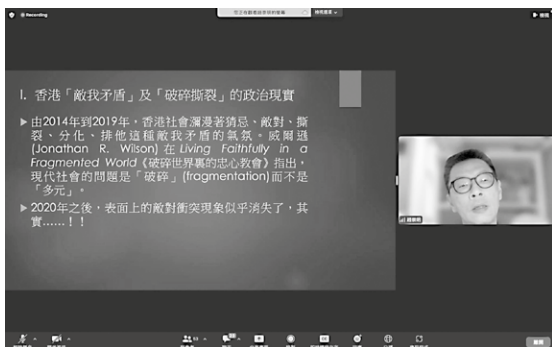


第二講：離散經驗中的「他者」

第二講於7月4日，由美國瓦爾特堡神學院葉文喜博士主講，講題為「離散經驗中的『他者』」。葉博士透過古代詩人杜甫的《旅夜書懷》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所展現出作為旅居者和被放逐者的漂泊和傷感的情懷，及猶太人的離散經驗來展開第二講。她提及渴望尋找長久家園 (permanency) 的離散者，但卻被無奈地置身於兩地闕限之中 (liminality)，由此發展出混雜、多元及流動的身份 (hybridity)，提醒我們身份認同並不如我們以為的單一和固定。同時，她也提及科技發達，全球化和多種族同在的情況下，因離散而產生的「他者」身份也經歷不斷變化。她也介紹了神學家 Kristine Suna-Koro, Manea Norman, Marc H. Ellis, 郭佩蘭的神學思想和著作，她又認為信仰不應和離散經驗的具體現實脫離，故此神學不單單是只在頭腦上的信仰理念，而是回應生活經驗中的身、心、靈的。她更提及神學是一種具想像性的叩問，而「他者」的經驗可以豐富神學的想像，離散者的經歷和「覺悟」也正正創造了思考和討論的空間。最後，她以亞洲神學家郭佩蘭教授的說話作結，重申神學和現實結合的重要性。

第三講：政治現實中的「他者」

7月11日，第三講由香港神學院趙崇明博士主講，講題為「政治現實中的『他者』」。趙博士指出2014年及2019年的兩次社會運動後，香港整體瀰漫一種敵我矛盾的情況。他透過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著作，指出民族主義抬頭，突顯了「非我族類」這種排他性的意識形態；而韓炳哲一書《他者的消失》中所指的新自由主義，加上全球一體化，正摧毀他者及他者的獨特性等，最終將導致「他者」消失。他又從兩位學者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帕爾默(Parker J. Palmer)的理論去思考如何接待他者，以使消失中的他者再次重現。他指出德里達利用「解構」來反對「同一性」，實踐公義並關注他者的獨特性；他又透過「政治難民」和聖經創世記中羅得接待客人的故事來闡釋接待他者中的「有條件接待」及「無條件接待」的分別；他亦介紹帕爾默的著作，內容談及人性恐懼及排斥他者的特質，誘過他人(異己/異見者)的政治病態、建基於弔詭的差異政治，並劉滄龍所提出的由「外在他者」到「內在他者」的公共靈性等等。趙博士更利用《莊子·達生第十九篇》中雕刻師梓慶的故事來表達人在限制中，如何接受那種不得已及有限性，不斷操練來達致忘我的境界；他又提出教會也可透過公共生活和他者/陌生人交往，建立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聆聽不同的聲音，認識全新的異見，克服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趨向人和他者的合一和復和，這也是在實踐教會的使命。



第四講：女性主義中的「他者」

7月18日，第四講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黃慧貞博士主講，講題為「女性主義中的『他者』」。

黃博士向參加者澄清女性主義並非一種理論，而是一眾理論，也並非有統一的政治立場，女性主義者也不一定是要求平等，反而是肯定女性應有的價值；她簡介女性主義研究的三個進路，包括：

- (一) 從批判進路揭示父權體制之中的權力層階；
- (二) 從文化、歷史、神學等進路發展及建構以女性為中心的(陰性)傳統；
- (三) 從心理學進路介入對菲羅各斯(Phallogocentric, 陽具中心)中心世界進行「搗亂」。

黃博士透過中國經典內如何記錄女性來介紹女性依附性的身份，並如何在無形中建立了男女秩序，社會和國家的秩序；她又指西方學者西蒙波娃提及女性身份的客體身份，依附男性為中心的存在，繼而探討女性的形成和本質。黃博士從哲學方面角度探討男和女、思想和理性、文化和自然，主體和他者這根深蒂固的的權力架構；又從黑格爾、沙特、弗洛伊德、拉崗的理論中闡述以上學者對主體、他者和無意識的概念。最後，黃博士向參加者講述三個宗教婦女的故事，包括：基督教、佛教和道教婦女的敘事來提出數個基本問題，例如：女性是否都是他者和女性主體的可能性等等，並通過婦女敘事來容讓女性作為論述的主題，挑戰對女性主體的籠統概念和理論歸類。黃博士指出婦女游走於闕限(Liminality)，成為跨越主體與他者的一個複合的商議主體。



第五講：教會群體中的「他者」

7月25日，第五講由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博士主講，講題為「教會群體中的『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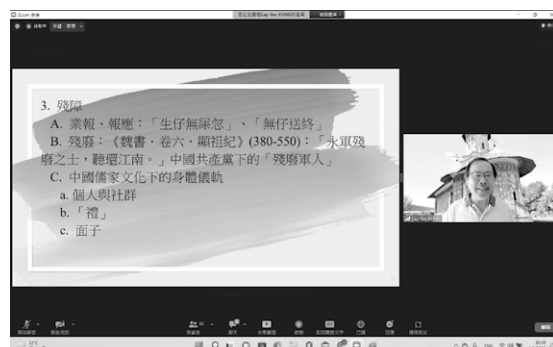
黃博士向參加者說明教會作為基督降臨和基督再來之間的終末群體，在已然未然的狀況之中探討所謂「他者」。他跟隨聖經「宏大敘事」框架，引用了經文和參考各神學家講解，並透過啟示錄和以弗所書的經文向大家展示，經文中的新天新地是一個具「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的群體，而這個群體是多元且合一的，並是一個在差異中共存的群體。黃博士透過創世記經文，從「他者」（人、夏娃、動物）之被創造顯示出上帝認為人需要活在人的群體中，與具差異的「他者」相遇才「好」；他又指出上帝三位格於一體，本來就是多元而合一的典範；他指出人按上帝的形像而造，此形像乃是三一上帝內在的關係，人與人之間應活出「互留空間、互為內在、互相滲通」的關係。教會肢體「多元」，有着不同的身分、歷史、記憶、文化、性格和恩賜，在因着「合一」的緣故，願意向「他者」開放自己、並進入「他者」當中。然而，犯罪墮落的人類破壞了與自己、別人、上帝和世界的關係，也破壞了美善的「多元」和「合一」。他提出何謂教會真正的「多元」和「合一」，指出「多元」並不代表對錯不分，「合一」也並非息事寧人、勉強一致、表面和諧，而是大家在一同敬拜、聖餐和彼此代禱，堅持合一的基礎和目標上，透過聖經、神學等討論，在真理中既明白彼此的差異，同時尊重多元，透過溝通，共同分辨對錯，並以一致成為彼此的目標。

第六講：殘障神學中的「他者」

8月1日，第六講由本院龔立人教授主講，講題為「殘障的神學中的『他者』」。

龔教授提出在不同公約及法案中對「殘障」的定義，包括英國的《平等法案》、聯合國的《殘疾人士權利公約》及香港《殘疾歧視條例》來說明所謂殘障人士除了包括肢體障礙，亦包括視覺、聽覺、溝通、精神、情緒及學習有障礙的人士。他提醒大家，需要留意及尊重各種不同殘障者之間的差異。他也和大家分享自身和盲人、視障者相遇的經驗，來反思以往宣講的福音。他提出在醫學模式、社會模式外，嘗試加入個人敘事的方式來理解殘障者，也嘗試把救贖視為一個解放性業報 (Karma) 的過程；他和參加者一同探討受佛教和印度教影響的傳統中國和印度文化以業報、報應的形式所建構出的「他者」（殘障者），中國「殘廢軍人」形象透過「功能」和「國家」概念而建構出的「他者」，儒家文化中透過「身體儀軌」，對身體的規範而建構出「他者」，而這些「他者」的「殘障」無法符合主流社會期望他們的「完整」地發揮「功能」。

他指出要建立一個共融和多元的社會，需要提供一個環境讓殘障人士能產生「新生力量」，深信同樣具上主形象和上主能力的「他者」（殘障者），其生命也必可以為社會帶來新可能，而並非社會賦予的刻板印象和標籤，例如：失明人士是按摩技師等等。他透過理工大學學生到心光盲人院暨學校的服務學習的例子來說明，視全人士可以透過提供「觸摸」經驗予視障人士，給予「他者」生命的觸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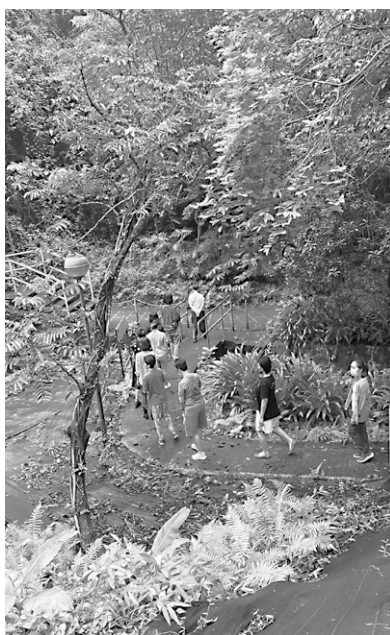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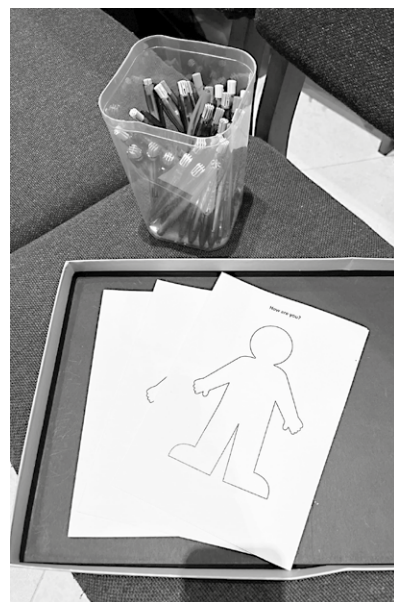


MACS 退修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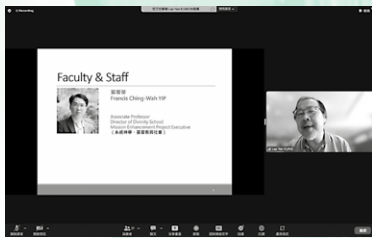
受疫情影響，應屆畢業班同學大部分時間是透過 Zoom 上課，鮮有回到校園。本院校牧部在 6 月 11 日，暑假開始之際安排一天退修活動予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 課程的同學，共有 20 位出席並體驗濃縮版校園生活；本院校牧姚志豪牧師，副校牧邵倩文姑娘 (Vicky) 及校牧助理葉穎嫻女士 (Susan) 分別負責不同的環節。

當日上午，首先由邵倩文姑娘帶領大家「靜態清靈」，再於小橋流水踱步，進行默想；然後在午飯時，共同感受週四晚神學生在飯前同唱謝飯歌的環節；午飯後，大家「躺平」並整理心靈花園；下午，專責關顧 MACS 同學的 Susan 主持 Reflection & reflexivity 部分，讓同學從學術、自身方面作出反思和反省；葉菁華院長亦抽空出席，在總結時候鼓勵

同學在自己的崗位作鹽作光；同學們也在分享時特別感謝 Susan 的關顧和神學院對 MACS 課程學生的種種貼心安排。最後姚志豪牧師主持聖餐並差遣各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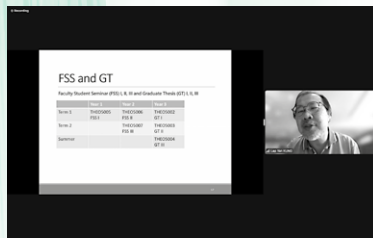


神道學碩士課程 (MD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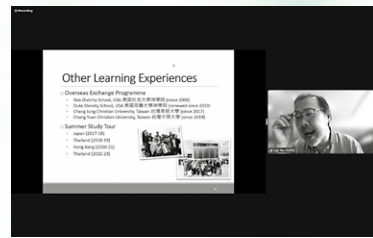


7月27日晚，本院為2022-2023年入讀的神道學碩士課程新生舉行神道學碩士課程新生選科輔導，由神道學碩士課程主任龔立人教授主持。

龔教授簡介本院教師團隊和教授之科目、校牧部同工和課程行政同工，並歡迎同學在需要時尋求校牧和同工的支援；他也簡介不同課程及不同年齡的學生之分佈情況、科目範圍、修讀年期及選科時須注意之事項和海外交流學習體驗等等；並特別介紹本院獨有之師生研討會 (FSS) 及畢業論文課堂 (GT)。



隨後，校牧姚志豪牧師簡介本院學期和暑期實習的安排，副校牧邵倩文女士也向新生介紹各項學生事務，包括：中大學生證和校園電郵戶口之運用，網上保安及須注意之事項，中大研究院及本院網站中各項和學生相關的資料；最後，她也介紹了本院神學生的生活和歡迎新生活動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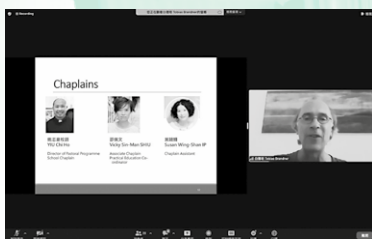


最後，姚牧師以禱告結束簡介會，他祈求大家在讀神學的日子互相守望，於不同層面得到造就，成為神學生彼此生命中的支持，在同行三年之中遇見上主。

有關神道學碩士 (MDiv) 課程，歡迎瀏覽：<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programmes/mdiv>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MA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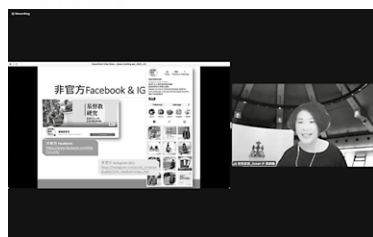


7月29日晚，本院為2022-2023年入讀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的新同學提供選科輔導。

副院長白德培教授為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主任，他透過 Zoom 簡介本院教師團隊及教授之科目、介紹校牧同工及行政同事、不同課程學生之分佈情況、MACS 科目範圍、課程結構、必修科目、修讀年

期、畢業要求和選科時須注意之事項和學習體驗等等。

校牧助理葉穎珊女士 (Susan) 講解各項學生事務，包括：中大學生證和校園電郵戶口的運用，網上學習須注意之事項，研究院及本院網站中各項和學生相關的資料及 MACS 學生專屬活動等等。由於 MACS 課程學生大多為兼讀制學生，除需要



兼顧學業、工作和家庭外，亦面對不少學業問題。有鑑於此，前年開始，本院特別安排 MACS 畢業生 Susan 擔任校牧助理和行政同事一同支援 MACS 學生。

有關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 課程，歡迎瀏覽：<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programmes/macs>



周天和牧師追思會

本院葉菁華院長及多位校友出席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於2022年7月3日下午於深水埗崇真堂舉行周天和牧師追思會，由本院協辦。

追思會上播放周天和牧師的生平史略，並在分享環節播放了周李玉珍師母之錄影片段，周師母描述周牧師是一位忠實、殷勤的丈夫；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分享中提及自己是周牧師退休前最後面試的一批神學生，雖未能受教於周牧師，但卻常在校友口中聽到對周牧師的評價；大家都指周牧師是一位作風低調、溫柔謙卑的師長；從樂育神學院併入崇基學院神學院一事中更見周牧師之合一精神和遠見；院長也指出周牧師透過文字出版與培育靈性和研究新約聖經相關的書籍，服侍本地和外地的牧者和信徒，貢獻良多；除葉院長外，昔日崇基學院神學組同事江大惠老師也透過錄影表達對周天和牧師的懷念。

馮少雄副會長('11 MACS; '14 MATS)和李慧芝副總牧朗讀經課後，由梁金華總牧師證道，講題為「上帝話語職事的僕人」，他在講道中指周牧師是以生命，生活承載神的道，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學者牧師，他也分享一些鮮為人知的往事；及後，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前任會長廖文健先生親身分享、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前任總牧羅祖澄牧師和沙巴神學院涂恩友院長也透過錄影分享對周天和牧

師的敬重和懷念。崇真會聯合詩班更以客家話獻唱一首「美哉主耶穌」，以緬懷這位受崇真會敬重的牧者。

當日，除崇真會會友外，本院多位校友如盧龍光牧師('76 MDiv)、袁天佑牧師('78MDiv; '90 MTheol)、彭培剛牧師('82 BA)、翁傳鏗牧師('84 BD; '97MTheol)、張美珍博士('85 BD)、蘇成溢牧師('85 BD; '93 MTheol; '17 DTheol)、黃根春博士('86 MDiv)、簡祺標牧師('88 BD)、潘玉娟牧師('91 BD; '11MTheol)、陸建民牧師('91 BD)、林國璋牧師('92 BD; '20 MTheol)、楊天恩牧師('92 MDiv)和該會王福義長老('09 MATS)等均有出席追思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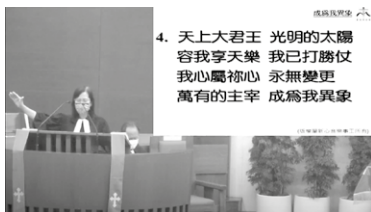
周天和牧師在2月26日(香港時間)於美國波士頓安息主懷，在世生活96載。周牧師是新約聖經學者，1976-1992期間於本院前身崇基學院神學組任教，並於1988-1992期間擔任神學組主任，及於1990-1992年間兼任崇基學院署理校牧。他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牧師，曾任該會副區牧(1982-1984)和區牧(現稱總牧)(1984-1998)和該會的樂育神學院院長。周牧師是受人愛戴的老師、牧師、領袖，對本院貢獻良多而深遠。



崇真會與本院共同出版《追念周天和牧師》一書。



葉菁華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4. 天上大君王 光明的太陽
容我享天樂 我已打勝仗
我心屬祢心 永無變更
萬有的主宰 成為我異象



《聖經》十三節(一)
有一般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兒子們來，將神人當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神人所說的話都傳了父親。父親問他們說：「神人從哪條路去了呢？」



美哉主耶穌 創造的君王
神之子 亦人之子
我一心愛祢 一心事奉祢
祢是我靈魂 喜樂 冠冕



本地及海外升學專題訪問

本院於過去近六十年一直致力為香港、內地和東南亞地區培訓牧職人員。除此之外，每年也有不少學生會選擇於本地或海外繼續升學，期望透過系統性研習，在神學範疇進深。

本地升學

以「擁抱」 切入的神學

甄萱蔚同學 ('21 MDiv)

本科於音樂系畢業的甄萱蔚同學，在教會成長並熱心事奉，一心希望透過神道學碩士課程，裝備好自己，日後可參與牧會工作。然而，在一路進修的過程中，她漸漸發現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自2014年以來，社會和政治的急速變化令她內心產生了不少挑戰和掙扎，她開始從神學角度思考香港問題。於是，她在神學院的畢業論文課堂中開始研究相關議題。修讀課程結束後，她意猶未盡，仍然對此議題有深厚的興趣，希望再進深研習涉及香港當今處境的議題。故此，她先於本院就讀神學博士課程 (DTheol)，研習一年後，她再獲香港中文大學取錄就讀哲學博士課程 (PhD)，將從「擁抱神學」的角度，探討當下正處於高速變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中的香港經驗。

「除了學費豁免外，本地哲學博士課程更能夠提供足夠獎學金，解決未來住宿和生活費。」這也是甄同學決定再進修時一個重要考慮。



慢慢接納與更新

王文謙同學



本科主修會計，從內地來港進修的王文謙同學完成了中文大學的宗教研究文學碩士 (MARS) 課程後，便在崇基神學院攻讀了神學碩士課程 (MTheol)，現時入讀中文大學的哲學博士 (PhD) 課程。

她來自一家信仰保守的教會，明顯的標誌是女性不可以上講台證道，同性戀成為基督徒需要先悔改：「我可以接納同性戀者，因為性取向並非生而為人的全部。但直到現在，對於和宣傳同性戀信仰的同學同領聖餐還是有所保留。」王文謙感謝崇基神學院教授們的心懷，也感激學院創造的思考和對話空間，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尋問和思考，縱使疑惑，但她感覺自己朝着溝通和瞭解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崇基神學院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有擔當牧職的姊妹超乎以前的想像，我也認識了許多不同傳統的信徒。在我看來，華人宗教學和基督教史的領域上，香港中文大學擁有最好的師資，因此我持續在這裏學習。」此後，她將繼續從教會歷史方面進修，希望透過學術來回饋華人教會，回應領受的呼召。

海外升學

學術與牧職並存

關曦朗同學 ('22 BA)



「所謂多元並不只有某一種的觀點存在，當中有空間讓彼此對話，讓不同的聲音存在。這也是神學教育的一部分。」關同學欣賞崇基神學院多元的氛圍。「你可以持保守的意見，也可以不，但必須知道背後所持的理據和原因。」

「我還年青，希望到外地見識。」自幼在本地教會長大的他，一直逃避成為牧者的呼召。在崇基神學院修讀完四年制本科文學士課程（主修神學）(BA Theology Major) 後，完成了紮實的神學訓練，二十出頭的他申請入讀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攻讀道學碩士課程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並獲得取錄，將於 2022 年 9 月開學。「我們不是在象牙塔中，神學是要為社會服務，這是在青蛙院長（葉菁華教授）的系統神學課堂中學到的。」關同學表示，讀神學若想避開教會和社會處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在崇基的訪問學人葉約翰教授身上，同時看見了『學者』的學養和『牧者』的心懷，這令我重新思考學術和牧職並存的可能性。」

他期待前往普林斯頓神學院後，可以多從西方角度看亞洲神學，更深入探討改革宗的神學與傳統等。

追求多元和合一

黃泳釗同學 ('22 MDiv)

黃泳釗同學將於新學期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聖米迦勒學院繼續攻讀神學研究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Theological Studies)，每學期三科，並於一年後呈交論文。「由於我希望能申請該校的四年制博士課程，若能先完成碩士課程，便可以有一年時間慢慢適應當地的學習。」黃同學喜歡加拿大的共融文化，希望在加拿大生活期間能夠與受着不同文化薰陶的人交流，豐富彼此的生命。

他研究的課題是新約聖經的路加福音和共觀福音中有關社會公義及財富分配的議題。他希望透過研究更多有關「Q 來源」之口述傳統，並更多地把社會議題和新約聖經、神學結合。他相信加拿大所提供的多元和合一的處境，可以令他更好地研習相關課題。



無條件的愛

陳曦同學 ('21 MDiv)

「我曾在耶魯神學院交流，熟悉那裏的校園環境，也結交了不少朋友；同時，大學有很好的學術環境，這些都是我選擇這家神學院的主要原因。」在本院完成神道學碩士 (MDiv) 課程的陳曦同學表示，在崇基神學院學習到最重要的一課就是要無條件地愛自己。「在神學院裏，我知道無論我有成就與否，都值得被愛 (unconditional love)；還有，在這裏，我知道了追求社會公義和關懷弱勢群體的重要性。」

今年九月，她將於美國耶魯神學院 (Yale Divinity School) 攻讀宗教研究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Religion) 兩年制課程，總共要修讀 32 門課。她主要研究《新約聖經》，準備畢業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她計劃選讀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及德語，也希望能申請獎學金前往德國攻讀德語的密集課程，為申請博士學位作好準備。她希望將來成為研究新約聖經的學者，最終能為華人世界的聖經研究帶來新的向度和觀點，以不同的角度來闡釋聖經。「聖經的內容很豐富，闡釋聖經是我們的職責；我們應尊重所有的詮釋。」陳曦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日後希望往海外升學的神學生，要及早計劃，用心地寫好每一份論文是升學的關鍵。



信仰支撐的神學 學習旅程

程卯同學 ('19 MACS, '22 MTheol)



程卯同學曾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本院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 和神學碩士 (MTheol) 課程，今次申請香港和海外大學，獲得了愛丁堡大學、德倫大學、隆德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錄取，考慮了經濟因素和相關指導老師及自身研究興趣後，最終她選擇入讀與其研究方向最相符的英國德倫大學 (Durham University) 提供的哲學博士 (PhD) 課程，並獲得獎學金支付其學費和生活費。

程卯同學的博士研究題目是：《吳經熊的自然法思想：托馬斯主義，中國文化和漢語神學的視角》。法學家吳經熊是一名天主教徒，曾翻譯出版《聖詠譯義》和《新經全集》，是天主教群體採用的文言文譯本之一。這種以古詩、文言文風格，經自身詮釋而成的譯本深深吸引着程卯。

申請海外升學手續繁複，除了要擬定論文題目和尋找合適的指導老師，還須考慮財政、住宿等等問題，單單是論文計劃書，就花了她數個月的時間，相當磨人。「過程中，我不斷聆聽上主的帶領，若非如此，我不知如何可以堅持走下去。」程卯強調，單純的學術興趣並不能支持她走到現在，是信仰一直在支持着她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

對於有興趣往海外升讀的同學，她鼓勵大家不妨多申請不同學校以作嘗試。

(訪問、整理：李廣平)

新書推介

Ching Feng A Journal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New Series, Volume 20, Numbers 1–2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Christian Schools, Left-wing Literature and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Youths' Garden* / Ying Fuk-tsang

中國宣道會瑞典宣教團 (1893–1900) / 何明章

大時代下的基督徒學者 —— 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蔡詠春為例 / 曾慶豹

「禮賢車騎」 —— 王謙如牧師與他的德國淵源 / 胡健斌

Appendix

Tribute to Jean-Paul Wiest / Anthony E. Clark

Other Article

重新評價科玄之爭 —— 五四百年後再思科學與宗教的對話 / 關啟文

Book Reviews

"A Model for all Christian Women": *Candida Xu, a Chinese Christian Woma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Wai-yin Christina Wong

Christian Women and Modern China: Recovering a Women's History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 Zhou Yun

Shades of Gray in the Changing Religious Markets of China / Bai Yucheng

Ecclesial Diversity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 Peter Chen-main Wang

The Short-lived Catholic Central Bureau: National Catalyst for Cultural Apostolate in China (1947–1951) / Robert E. Carbonneau, CP

Developing Mission: Photography, Filmmaking,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Modern China / Wang Zhi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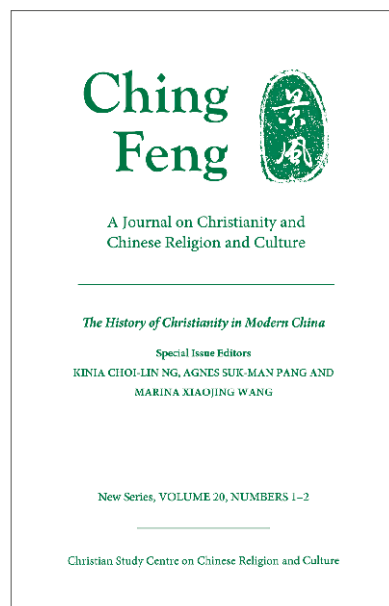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Quarterly Notes* since 1957, *Ching Feng* (ISSN 0009–4668) is a peer-reviewed journal and one of the major publications of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by which it seeks to promote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studies of all aspects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Chinese religions and culture,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us traditions in Asia.

Subscribers may send their subscriptions and orders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dd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3943 9800; fax: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Tel: 2770 3310 Email: info@cscrc.org Website: www.cscrc.org



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等研究學院 (IASACT) 消息



參加學者剛剛在 7 月 22 日和 29 日兩天進行每人 5 分鐘的簡報，簡介自己在 IASACT 期間的研究。

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贊助的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等研究學院，為了回應當下全球大疫症的影響，學者進行學術研究時遇到許多阻礙，IASACT 自 2020 年起改為以網上形式進行學術研討會，有別於以往在暑期進行四星期連住宿的研修計劃。除了繼續提供資助予學者進行研究，同時凝聚學者在網上進行學術討論，以及邀請資深學者擔任指導老師，對參加學者的研究提供意見。今年剛於 7 月 8 日舉行了開幕禮，主題是回應全球大疫症下生活的意義，希望促進及支持學者在疫情下進行研究。今年有 3 位導師，包括本院的龔立人教授以及兩位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資深學者。總共有 13 位參加學者，分別來自香港、印度、印尼、中國、南韓、斯里蘭卡、台灣和越南，他們在未來四個月會定期與指導老師進行個別網上會議，

所有參加者每月進行一次匯報，互相分享進度並給予意見。網上研討會現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學者需要在 12 月 16 日前完成並提交論文或報告予 IASACT。



開幕禮在 7 月 8 日順利進行。當日由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等研究學院的院長龔立人教授主持，除了參加學者和指導老師出席外，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的同事也有參與。

院長行蹤

1. 葉菁華院長於 5 月 29 日應邀出席九龍五旬節會總堂，並於該堂教育主日證道。
2. 6 月 12 日、19 日，葉教授分別於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九龍堂（中及午堂）和大埔堂，在神學主日崇拜中證道。
3. 7 月 3 日，葉教授往深水埗崇真堂出席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主辦，本院協辦之周天和牧師舉辦的追思會，並於會中分享。（詳閱頁 14）
4. 7 月 9 日，葉教授應香港神學院邀請為畢業典禮嘉賓並證道。
5. 8 月 14 日，葉教授應邀出席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神學音樂教育平台事工《詩篇卷七》實驗音樂會，並於當中任分享嘉賓。

老師消息

白德培教授

1. 6月7日，白德培教授於瑞士巴塞爾大學主持工作坊，主題為“African Christianity in Europe and in Hong Kong”。
2. 6月20日及7月11日，白德培教授出席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的European Academy of Religion會議、愛爾蘭科克(Cork)的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的會議及澳洲悉尼的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ission Studies in Sydney, Australia的網上會議，並發表有關香港基督教及海外跨文化的華人宣教事工。
3. 6月24日至25日及7月1日至2日，他獲邀於德國慕尼黑大學(The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Munich)作一客席教授任教「東亞基督教」密集課程。

龔立人教授

6月8至10日，出席於荷蘭 Kampen University 舉行，Salvation as Visions of Good Life，並發表論文“Salvation as a Liberating Course of Karma: Experiences of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邢福增教授

1. 5月10日，邢福增教授於網上為加拿大「BC 謂壇」主講專題。5月28日，應港澳信義會邀請，任培靈會講員。
2. 6月4日，在崇基學院「校史考察 2022」營前講座主講「何明華與崇基」。
3. 8月1日至12月，邢教授享用安息年，赴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訪問學人。

葉漢浩教授

葉漢浩老師於8月起由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升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德詩婷教授 (Prof. Naomi Thurston)

德詩婷教授之研究計劃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GC) 傑出青年學者 (ECS) 計劃撥款，其計劃名為「莫特曼在中國：一個漢語神學在接受史」。

恭賀

1. 王忻牧師 ('09 MACS) 於 2017 年加入美國 Church of God (Cleveland, Tennessee) 並在格拉斯哥成立該宗派在英國首間華人教會，她於 2019 年被宗派按立為牧師。
2. 6月18日，本院交換生卓基蓮會吏 (Caitlin Tremper Lai) (2015-2016 exchange student) 獲按立為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中 Western North Carolina Conference 的長老 (即牧師)。
3. 7月10日，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堂區牧師李國強牧師 ('05 BD) 獲該會接納為屬管牧師，典禮於九龍堂舉行。
4. 8月7日，謝彩虹博士 ('12MACS, '13MATS, '19 PhD) 和常森美先生 (Samay Sayal) 於尖沙咀婚姻註冊處正式註冊為夫婦。

願上主賜福各人。

哀悼

1. 李穗洪博士 ('14 MDiv; '18 PhD) 的母親李陳潔儀女士於 5 月 22 日安返天家，其安息禮拜於 6 月 15 日在英國倫敦 Golders Green Crematorium 舉行。
2.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總幹事、本院教牧事工部名譽主任王家輝牧師 ('95 BD) 的父親王勝華先生於本年 7 月 3 日主懷安息，其安息禮定於 7 月 24 日，於九龍紅磡萬國殯儀館舉行。
3.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吳家聰宣教師 ('10 MDiv) 胞兄吳家樂先生於 8 月 8 日安息主懷，其安息禮定於 8 月 22 日在紅磡萬國殯儀館舉行。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